

王树增军事系列

抗日戰爭

1942年6月～1945年9月

第三卷

王树增 著

抗日戰爭

[1942年6月～1945年9月]

人民文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日战争：全3册/王树增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1128-2

I. ①抗… II. ①王…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4231 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朱美凤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10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1.5 插页 12

印 数 8001—11000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128-2

定 价 298.00 元(全三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三十章

剥开表皮露出红瓤 / 1

第三十一章

杜利特尔轰炸 / 35

第三十二章

把我等的血肉英名涂写在岩石上 / 77

第三十三章

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继续打下去 / 113

第三十四章

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 143

第三十五章

挫师失地，罪戾难辞 / 185

第三十六章

血腥之月 / 229

第三十七章

我们是否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拥护 / 277

第三十八章

我愿意追随他们到任何地方 / 309

第三十九章

山川震眩, 声折江河 / 359

第四十章

“一号作战”到此停止 / 413

第四十一章

退后一步不是中国好男儿 / 451

第四十二章

漫山遍野杀鬼子 / 483

第四十三章

中华民族的胜利 / 517



第三十章 剥开表皮露出红瓤

当远征军在缅甸热带丛林中跋涉的时候，在中国北方河北省的东部，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长原田熊吉带领一个视察团从唐山出发向北抵达了迁安。原田熊吉外出视察原因有二：一是他刚由第三十五师团调任第二十七师团，需要尽快熟悉部队；二是第二十七师团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在执行对东起滦河、西至潮白河、南迄北宁铁路、北达长城的八路军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任务，目前已经把冀东抗日根据地四面包围，战斗进行了数月之久，他有必要上前线安抚一下他的士兵。

视察团成员除了他的随从参谋福间之外，还有步兵旅团长铃木少将和他的随员炭江副官，天津特务机关长雨宫少将，第一联队联队长田浦大佐和他的随员田岛大尉，随军顾问鹰羽大佐等。护卫部队由一个步兵中队、一个重机枪分队和一个火炮分队以及伪军一个营组成。

自迁安向南，沿着野鸡坨到沙河驿的土路已被破坏得无法行车。视察团的汽车开进路边栽满低矮桑苗的田地里试图继续前行时，突然，前方一百米处升起两颗信号弹，步兵团团长铃木少将立即跳下车，准备上前查看情况。就在这时，数百名八路军官兵已经冲到眼前，护卫部队的前卫和后卫都发生了激战。铃木的副官炭江带着几名士兵跑向桑苗林一侧的小土包，手榴弹随之下雨一样地飞来，他们被夹在了对射的弹雨中。往回爬的时候，一颗手榴弹砸在炭江的肩上，但手榴弹没有爆炸。伪军们开始逃跑，田岛大尉前去制止，可没有任何效果。八路军官兵一度冲到原田熊吉的跟前，福间参谋拔出战刀拼死护卫他的长官。桑苗地四周回响着喊杀声、白刃战的咒骂声以及受伤人员的呻吟声。为了尽力阻止护卫队的士兵后退，军官们四处奔跑大喊大叫，因此成为

八路军攻击的主要目标。随军顾问鹰羽大佐、护卫中队的冢田浸中尉、山本庄五郎曹长、今井升兵长、田中广吉伍长和机枪中队的铃木正一伍长等都被打死了。战斗持续到下午，发动攻击的八路军突然撤离，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视察团的汽车终于开出了地狱般的桑苗地，抵达沙河驿时已经夕阳西下。——“暗红色的云层笼罩着西方天际的山岭。视察团受到第三联队长小野大佐的迎接，并在该地宿营。当晚将战死者尸体火化。次日清晨，视察团携带骨灰返回唐山。”^①原田熊吉的参谋们判断，攻击他们的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李运昌的部队。

一九四二年，处于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和抗日民众武装，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自一九四一年三月日军开始在敌后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后，经过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和“梳篱清剿”，抗日根据地遭受巨大打击，八路军官兵伤亡严重，抗日民众被大量屠杀，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财政供给空前困难。到一九四二年初，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面积比前一年缩小了六分之一以上。在华北，八路军控制的人口仅占四分之一，约二千二百多万人；而日军占领区内的人口多达六千余万，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八路军虽然占据着乡村一半以上的区域，但在华北的四百三十七座县城中，八路军占据的不足十座。且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偏僻贫穷地区，相对而言日军占领区内物产富足、人口稠密。一九四二年初，华北日军总兵力约为三十二万五千人，伪军约十一万七千人，八路军总兵力约为二十六万五千人，双方兵力对比悬殊，且八路军武器装备极其落后，战斗力的外在对比依旧敌强我弱。

从中国抗战的全局上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能够把数十万日军拖在其占领区并不断地消耗，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敌后抗日武装的存在和作战，不但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极大地牵制着日军的兵力，更主要的是，八路军官兵的决死作战不但向日本而且向全世界证明：日本侵略者可以用武力占据中国的部分国土，但是他们从来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占领，他们占据的每一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都犹如一个巨大的火山口，愤怒的复仇火焰随时可能猛烈地喷发，日本侵略者彻底征服中国的企图只是一厢情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防止部分兵力调走导致中国军队发动反击，特别是为防止八路军趁机扩大作战区域并壮大抗日力量，决定先发制人。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年

度“肃正作战计划”内容，其要点是出动相当规模的兵力，首先把八路军的平原根据地冀东和冀中彻底铲平，然后向八路军的核心根据地太行山北部发动全面进攻。——“在本年度内，务期将河北省大部、山东和山西各省以及蒙疆的主要地域都变成治安区。”^②

根据这一计划，从四月开始，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从河北东部、第十二军和第一一〇师团一部从河北南部、第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主力从河北西部，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以上的“扫荡”是更大规模作战前的一系列牵制作战，日军的最终目标是五月开始的对冀东和冀中作战以及对晋冀豫边区作战。

日军想重复中条山作战的前例。在中条山作战中，日军基本肃清了在敌后作战的国民党军主力。但是，连日军也明白，接下来的作战会异常艰难，因为共产党武装力量是中国抗日军队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太行山绝不是中条山。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一九四二年二月连续发出反“扫荡”指示，对八路军官兵提出了克服“三种情绪”的要求：不要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产生麻痹轻敌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不要因为日军的残酷烧杀和亲人的不幸遇难而产生拼命蛮干的情绪；不要因为敌情的严重和根据地遭受损失而产生悲观失望和惊慌失措的情绪。面对残酷的斗争，领导机关须尽量精干，干部要适当分散到基层和前线去指导对敌斗争。反对部队拖着机关跑“扫荡”的现象、等“扫荡”之后再作善后处理的消极现象以及依据狭隘的经验钻固定的沟渠和窑洞的现象。要彻底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组织民兵力量，加强军民团结。总之，发扬不怕一切困难的精神，保证党的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挥战斗力——“必须使一切党及政府群众团体的机构在战争环境中仍能工作，仍能更紧张的进行工作”^③。

“更紧张的进行工作”，实际上就是在敌后顽强战斗下去，直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河北东部的那片桑苗地里遭遇八路军的伏击后，受到惊吓的原田熊吉立即命令在这一带进行紧急“讨伐”。但是，日军寻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八路军的任何踪迹——“估计是跑到长城北面去了”。于是，命令部队返回驻地。就在返回的途中，第一、第七中队的七十多名日军和一队伪军走到干河草庄附近时，路边的高粱地里突然射出了密集的子

弹。“开始时，治安军（伪军）护卫队曾积极射击，但很快就纷纷向白云山逃去。第一小队长中泽见习士官在小队展开时脸部中弹，无法指挥。小川第七中队指望数百名治安军迎战，当即冲进干河草庄村，占据了有利地形，但因治安军逃跑，以致部队完全陷入约两千名敌人的包围中。激战数小时，终于耗尽了全部子弹。在这次战斗中，第七中队的小川平少尉、永井正雄准尉、田利胜伍长等四十六人，第二机枪中队的秋山武之助见习士官、根岸文治军曹等十二人战死。护卫卡车的一个分队摆脱敌人的攻击，随卡车一起回到了沙河驿。第二机枪中队的昭和上等兵等二人，不顾受伤，把枪埋在土中，于次日清晨挣扎走到榛子镇第七中队本部，报告了小川第七中队覆灭的消息。传令兵新井周治一等兵经过殊死的努力，背负中泽小队长直到深夜才挣扎走到沙河驿。”^④

尽管根据地受到日军的多次“扫荡”，八路军冀东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下依旧努力作战。为了严防八路军的突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开始修筑大量的碉堡和岗楼，强迫自然村中的中国百姓迁移，建立起“无人区”和“隔离区”，企图把八路军与抗日民众分割开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的统计是：“构筑了隔断壕二百四十五公里、其他封锁线工事七十四公里，共计三百一十九公里；棚舍一百三十二个、碉堡三个、城寨十八个、关卡二个，共计一百五十五个。此项工事共用五十二天，作业人员达到一百九十五万七千人次。并新架电话线二百五十八公里，维修一百五十三公里，共计四百一十一公里；新建汽车公路八十三公里，修补三百九十二公里，共计四百七十五公里。长城无人区包括七十六个村、一千二百三十五户、六千四百五十四人；暂时无人村二十八个、二千三百四十二户、一万二千零三十六人。”^⑤

但是，八路军仍然没有被消灭的迹象。

日军中国驻屯军第三联队第二大队获悉，迁安以东的东牛山附近出现了八路军部队。第二大队主力立即出发，同时命令浅叶中尉指挥一个步兵小队、三枝少尉指挥一个机枪分队先行出发。第二大队主力走了一夜，拂晓时分听见前方传来激烈的枪声，大队主力立即跑步前进。但是，转眼间，“最初响起的激烈枪声”又听不到了。第二大队担心走在前面的浅叶小队遭遇不幸，开始了不顾一切的紧急奔袭，“并努力与浅叶小队取得联系”，但是“为时已晚”。——“在高地北侧斜坡下流过的小河河滩一带，发现小队长以下全体官兵已战死，突击的痕迹历

历在目。大队长等第二大队官兵悲愤交加，泣不成声。第八中队的浅叶少尉等三十六人、第二机枪中队的三枝少尉等十二人战死。”^⑥

步兵团团长铃木启久对共产党武装十分无奈，他认为日军对占领区的所有作为只能造成一种表皮似的假象，而八路军才是潜藏在这种表皮下的真正的“红瓢”：

铁厂镇周围地形复杂，故搜索敌人颇为困难。而且共军斗志旺盛，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后卫部队，以至战斗到全体战死为止，或者巧妙地利用洞窟（在鲁家峪附近经过改造的燧石采掘场旧址，可隐藏很多人）进行抵抗。由于我军进行讨伐，到五月底治安状况曾一度平稳下来；但至六月底前后，又出现破坏道路、切断电线及埋设地雷等情况。中共方面的地下组织扎根于行政机关、学校和居民之中，形成了所谓“剥开表皮露出红瓢”的情况。^⑦

日军不顾一切地要把“红瓢”挖出来，将“表皮”下的一切危险因素彻底消除。

一九四二年四月底，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策划下，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平汉、津浦、北宁、德石四条铁路的中间，拥有安国、任丘、河间、雄县等三十多个县。这里是华北大平原，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以盛产粮食著称，有北方粮仓之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共产党人的领导和策动下，一九三八年五月，由人民自卫军和冀中河北游击军合编，组建了第十八集团军第三纵队。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王平，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分区，对应的是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支队以及独立第一支队。第三纵队带领冀中抗日军民以极强的战斗力直接威胁着日军占领的北平和天津等大城市的安全。到了一九四二年初，随着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共下辖五个军分区、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教导团。日军曾多次使用残酷手段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讨伐”，令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根据地内只剩下三千多个村庄，约二百八十万人口。除了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和束鹿等中心地区外，日军在其余各县的主要村镇都修筑了据点，还在主要交通线上修筑起长达一千多公里的隔断壕，隔断壕

沿线的碉堡工事达到一千多座。为了割断冀中根据地与太行山根据地的联系，日军在平汉路以西的太行山下还修筑起一道高两米、厚一米的石头墙，配合碉堡，形成了长达数百公里的封锁线。冈村宁次上任华北后，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日军的威胁和诱骗下，一些意志不坚定者投敌变节，致使傀儡政权组建起伪军和自卫团等汉奸武装为虎作伥，冀中抗日军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

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和副参谋长有末精三，首先破译了八路军的电报密码，然后经过周密的实地侦察，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中旬制订出一个庞大详尽的作战计划——为对付八路军的一个局部军区，日军准备出动三个师团以及大量的特种部队，其规模不小于正面战场上发动的一场全面攻势：

一、方针

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产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

二、参加作战部队与配合作战部队

直接参加作战的部队：

第四十一师团（师团长清水规矩中将）的主力（步兵六个大队为基干），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的步兵约两个大队，第一一〇师团白泷部队（第一一〇步兵旅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直接指挥的步兵第四大队为基干），配属第二十六师团的坂本支队（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指挥的步兵两个大队为基干），骑兵第十三联队（联队长山崎武四大佐），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小川部队（部队长独立步兵第二十九大队长小川雪松大佐），共计步兵十八个大队为基干。

配合作战部队：

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饭沼守中将），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原田熊吉中将），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河北省特务机关（设在保定，机关长铃木繁二少将），石门特务机关（机关长石田丰藏大佐）。

.....

三、作战指导要点

作战第一期(自五月一日开始约十天)

白龙部队在滹沱河北岸地区，小川部队在河间、肃宁地区，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在石德路南侧地区进行扫荡战，要估计到大规模作战会有困难，同时要将敌人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阻止敌人从该地区逃出。在此期间，第四十一师团利用铁路运输从山西向邯郸、顺德地区进行佯动，然后在石德路沿线地区展开。

作战第二期(自五月十一日开始约五天)

第四十一师团(配属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从石德路沿线向北挺进，白龙部队从滹沱河北岸地区向南进发，小川部队则从河间、肃宁向饶阳推进，分别发起突然袭击，将敌人包围在三角地带予以歼灭。

作战第三期(自五月十六日前后开始约二十五天)

前一阶段(约十天)划出作战地区，分赴进行扫荡，以消灭敌人及其根据地设施。

后一阶段(约十五天)继续剿灭敌人残余势力，同时大力推进各项建设工作。第四十一师团则转入新作战地区的警备态势，进而正式开展治安肃正工作。^⑧

在制订一九四一年度作战计划时，日军曾就作战目标应是共产党八路军还是重庆军的国民党军发生过争论；而在制订一九四二年度作战计划时，“方面军内部并无任何争议”。——就战争全局来讲，中国的正面战场处于沉闷的对峙状态，无论从战场现状还是情报显示上看，国民党军没有主动发动攻势的企图，也没有打破对峙局面的意愿，只要保持着一定的军事压力，正面战场上便会无仗可打。而真正对日军形成威胁的，是敌后战场上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全面展开军事攻势的角度看，保持中国境内占领区的稳定，具有政治、军事、经济等诸方面的作用。那么，毫无疑问，日军发动大规模作战的目标只能是八路军。八路军在敌后创建了多个抗日根据地，攻击其中的哪一个为最为迫切呢？——日军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横山幸雄认为：“冀中地区是河北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

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多成效。”^⑨——日军选定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面对日军即将发动的攻势,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总结了之前反“扫荡”的经验和教训,指出:“由于敌之侧后存在着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锁沟外的活动可能收到大的效果。”^⑩冀中军区决定,在日军大兵力合围而来时,大量精减党政军机关人员,将这些人员分散到群众中去,和抗日民众以及留下来的部分官兵一起与日军纠缠,牵制并吸引日军的主力,而冀中军区的主力部队则突围转移到外线、山区和敌人的后方。同时调擅长坚守阵地的第七军分区十七团归吕正操直接指挥,负责掩护军区、区党委和行政公署人员转移。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避免过大损失的转移作战计划。

尽管如此,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损失还是远远超出了预想。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冈村宁次召开华北方面军高级将领会议,下达了“五一大扫荡”作战命令。此前,为了达到一举剿灭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冈村宁次分别在平汉路、津浦路和德石路方向,对杨成武的八路军第一军分区和宋任穷的八路军冀南军区发动了佯攻突袭,以隐蔽对冀中军区的作战意图,并分散八路军的作战力量。

五月一日,日军的“扫荡”作战开始。

日军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采取反复“扫荡”、建立据点、逐步推进的方式,企图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施合围。其中的五万多日军是封锁部队,力求形成所谓的“铁环阵”;剩下的日军是“扫荡”部队,在战机和坦克等优势武器的支援下,在河北大平原上进行逐村“清剿”,哪里响起枪声就向哪里快速合围。一日,日军在冀中根据地外围的各个方向发起攻势,八路军与日军进行作战之际,冀中根据地的核心部位深县、饶阳和束鹿等地却异常平静。这种平静是冈村宁次有意所为,目的是通过周边的多处战事,将冀中八路军主力引诱到他预定的围歼地域里。果然,发起攻势的各路日军稍作战斗后,便迅速奔赴指定的“扫荡”地域:第二十六师团的坂本联队和第一一〇师团白泷旅团分别推进到沙河、潴龙河以南以及滹沱河以北的走廊地带;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小川部队抵达肃宁以及滹沱河北岸的饶阳、献县地区,并在滏阳河上筑起水坝以抬高水位封锁滏阳河北段;驻守衡水的山崎部队的骑兵第十三联队沿着滏阳河北进,企图控制滏阳河中段。至此,四路日军形成了合围

态势，企图把冀中军区连机关带部队压缩在滹沱河以南、滏阳河和德石路以北的三角地带加以歼灭。

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冀中军区在驻地饶阳县张保村召开纪念大会，会场设在一片枣树林里。吕正操司令员在大会上发表了节日讲话。晚上是庆祝晚会，军区文工团演出的剧目是曹禺的《日出》。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汽灯通明，来自贫苦乡村的八路军战士饶有兴味地观看着剧目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尽管他们并不十分理解剧中发生在距离他们十分遥远的繁华都市里的爱恨情仇。话剧半夜才散场，汽灯一灭，吕正操的转移命令同时下达：各部队立即分头突围。吕正操和冀中军区党政机关两千多人，在第七军分区十七团的掩护下，于二日下午离开饶阳县张保村，向西行军三十里后突然南下，快速穿越沧石公路封锁线，又以急行军走出一百三十里，四日抵达深县、武强和武邑交界处的朱家庄。六日，队伍继续转移，一直走到了日军包围圈的东南边缘。

日军扑空了。

五月四日，冈村宁次抵达石家庄亲自指挥作战。至于八路军冀中军区机关和部队到底上哪去了，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原田熊吉的判断是：他们跑到子牙河、任丘与河间一带了。因此建议把清水规矩的第四十一师团用火车运至天津，由北向南张开大网捕捉冀中的八路军。但是，老谋深算的冈村宁次认定，安平、深县和饶阳是冀中根据地的核心地带，也是晋察冀边区的补给基地，八路军在此努力经营多年，地下战斗工事修建完整，且当地的百姓都愿和八路军生死与共，所以八路军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地区，即使走也不会走出去多远。于是决定坚持原定作战方案，只作出局部修订：第二十七师团增援小川部队，扼守滹沱河和滏阳河的各个渡口；骑兵第十三联队集结在束鹿，控制滏阳河一线；第四十一师团从石家庄开赴邯郸并展开。为了指挥的统一，冈村宁次命令所有参战部队暂归第四十一师团师团长清水规矩指挥。同时，为了把包围圈收得更紧，冈村宁次还要求第一一〇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对平汉、津浦和北宁铁路线实行严密封锁。

身负重任的清水规矩精心拟订了在华北平原上对付八路军的战术：

一、撒网战法：师团在山地剿共战和对重庆军战斗方面，过去已有丰富经验。但是，在大平原上对共军作战，尚无此等

经验。因此，研究了以“撒网”方式作为接触敌人的基本队形，并进行了训练。

这种方式的队形是，各步兵中队将一列纵队的分队按五百米的间隔散开，大队再将各中队并列起来遮挡住整个所担任的正面，以搜索那里的敌人，并将他们赶入网内。这种队形的问题是必须保持指挥联络和集中战斗力。为此，应预先安排好第二线部队或预备兵力，同时尤应重视并训练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和指挥的敏捷。

二、部队的机动力：每个大队均编有二十名左右的自行车队、骑兵小队。必要时也可将这些小队分属于中队，用以指挥联络、搜索敌情及切断敌军的后路（方面军从天津征用自行车，然后分配给各兵团，马匹主要是利用各部队缴获的马）。

三、特务工作队：此种工作队是从山西时期为了进行民众工作，特别在联队中设置的。在冀中地区，则在当地各兵团中配备了与宪兵队和中国方面紧密联系的政治工作班。^⑪

尽管冈村宁次的判断基本正确，但各路日军出动后还是没有捕捉到冀中军区的首脑机关。在吕正操的带领下，冀中党政军机关与日军在根据地里推磨一样地周旋，不断地在日军合围的缝隙处来回穿梭。六月一日夜，冀中党政军机关在景县龙华车站以西潜过石德路，然后向西南急行军七十里，绕到枣强县西南靠近冀县边界的侯琢村。第二天夜晚，向西移动，进入冀县东南的辛庄。三日夜晚，又返回向东南移动，潜入枣强县的柳庄。四日夜晚，队伍从柳庄出发，向南移动，进入枣强县东南边界处的张秀屯村。六日傍晚，张秀屯村的东面突然响起枪声，侦察后才得知是伪军出动抢粮呢。深夜，吕正操率领队伍离开张秀屯村，向北走出五十里，进入冀县东北边界处的赵祥屯。由于赵祥屯的群众基础并不牢固，七日夜，队伍顺着冀县北部边界一路向西北方向而去，跨过平大公路，进入冀县西北边的窑洼村。八日晚，队伍再次出发，西渡滏阳河，到了冀县与束鹿交界处的东西堤北村。九日夜晚，突然“转弯南下四十里”，转移到冀县与新河县交界处的南顾城村。十日下午，负责掩护的十七团发现了日军的踪影，吕正操率队紧急南渡滏阳河，再次越过平大公路，进入冀县南部的吴吕村。——吕正操后来回忆说：“至此，我们整整围绕着冀县东、北、西、南四面转了二三百里的大

圈子。”^⑫

就在吕正操带领冀中军区机关与敌人周旋时，冈村宁次的第三期作战开始了。这是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拉网般的残酷“清剿”，日伪军所到之处，搜捕八路军和抗日干部，残忍地杀害抗日民众，对根据地里的每一个村庄都进行了彻底破坏。

日军华北方面军战史：

……由于进行了彻底的“精密扫荡”，除了努力搜捕和歼灭便装分散潜伏的或游动的敌武装力量外，并摧毁敌军军事设施，搜查隐藏的武器，严格甄别匪民，检举、逮捕敌军指挥官和党的干部，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沙河、木道河沿岸一带地区，素有中共平原根据地模范区之称，交通壕、地道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所有村庄都有地下设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三个村庄用地道连接起来。而且农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识很强，形成了半农半兵状态，就连老幼妇女也都组织了抗日团体。因此，各部队在推行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中共方面似乎预料到日军要进行此次作战。在作战开始之前，我方即已破译过吕正操司令部命令警戒的电报。另外，于四月二十六日午夜，共军约二千余人趁我军准备冀西作战警备兵力减少之机，向高阳东南渡河点蠡县、博野、安国各县城进行了袭击。此外，在此次作战开始之后，驻冀西的聂荣臻即命令所属各部队进行反击，第一分区（杨成武）在易县西南地区展开了积极的军事活动。针对这种情况，第一一〇师团除加强了对冀中和冀西的封锁外，同时在情报和补给方面协助进行作战。^⑬

坚持在根据地内的八路军部队和当地抗日民众一起，与进行大规模残酷“扫荡”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华北大平原的抗日村落，利用地道战、地雷战和伏击战，给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日伪军以杀伤。为掩护党政军机关突围和群众安全转移，八路军官兵往往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作战，残酷的阻击战每每以持续的肉搏战结束。五月三十日，八路军的部分官兵以及抗日民兵数十人，被日伪军包围在深县白庄村，在副营长张子明的带领下，八路军和民兵利用村庄里的地道和街巷进行顽强灵活的防御战，毙伤日军联队长晋藤以下四百余人，自己仅伤亡二十